

周清外史

四五

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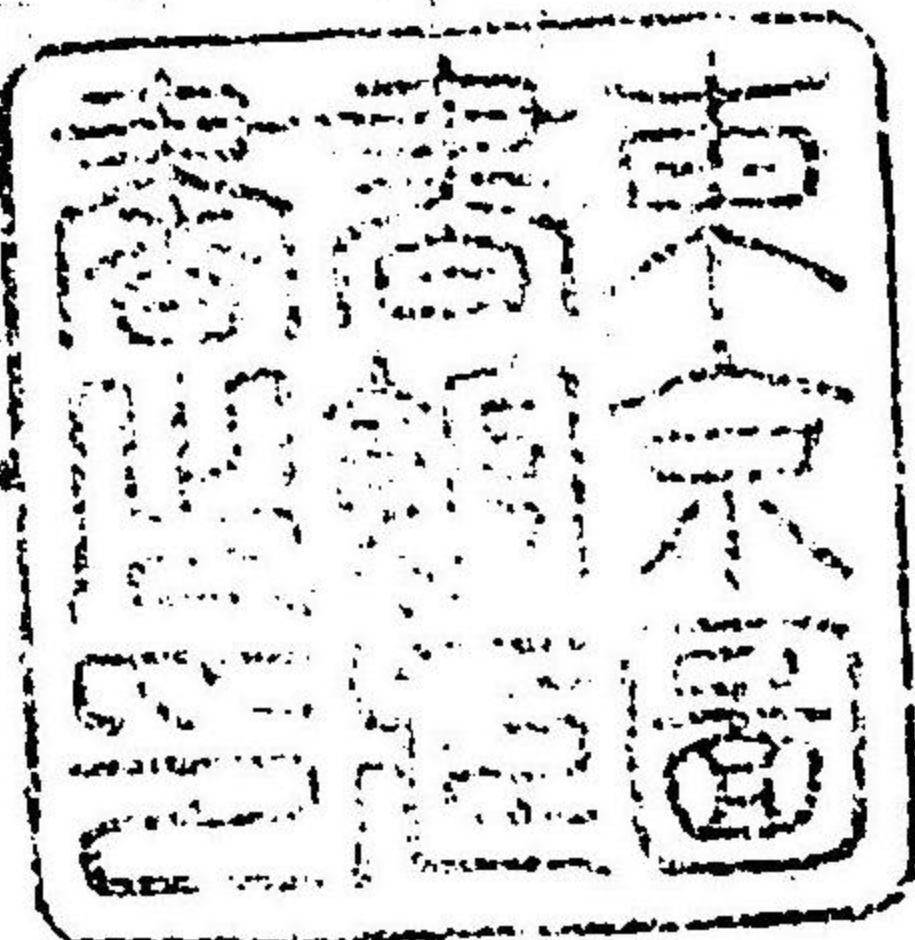
周清外史

漢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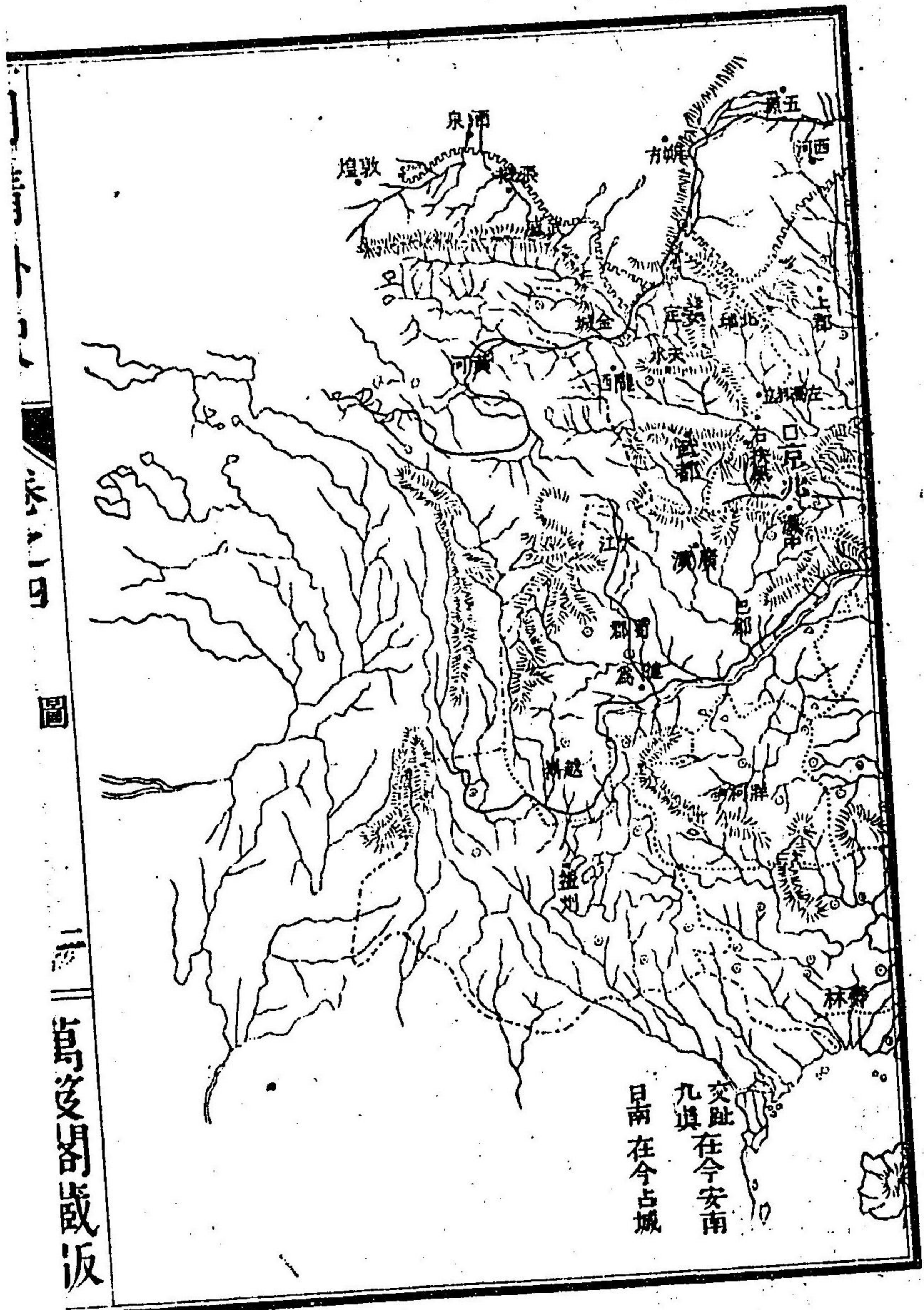
4  
22  
1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冊	一 號	一 架	四 函	類



漢地理志圖

漢地理志圖



姓劉 上祖劉累

太公端

漢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帝嬰

以上都  
長安

光武帝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以上都洛陽  
号曰東漢

借國

新

王莽

周清外史卷之四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 蔡園閱

劉氏正記

漢

劉氏出自帝堯

劉氏出自帝堯。帝堯之裔。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

因以為名。子孫以劉為姓。累能御龍。事夏為御龍

氏。其裔在商為承韋氏。在周為杜伯。杜伯之子曰

温叔。奔晉為士師。生士蒍。士蒍生士缺。士缺生士

會士會適秦。復歸晉。自稱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陽十世孫。馮仕魏。爲大夫。秦滅魏。馮徙梁。生清。清徙居沛。生仁。號仁。號生端。端生邦。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度。不事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已而季奉縣命。送刑徒於驪山。刑徒多道亡。季自度。比至驪山。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解縱。呀送刑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季乃被酒。此夜徑澤中而去。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兵。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嘗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恐沛子弟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得數百人。然後劫子弟。子弟莫敢不聽。乃使邑人樊噲召劉季。劉季已唱聚衆千餘人。沛令聞之。恐其有變。閉門城守。怒蕭曹。呀欺。乃欲誅之。二人懼。夜踰城。亡投劉季。季以帛書射城上。爲城中父老陳利害。父老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

劉季起兵蕭何  
曹參樊噲等應  
之

秦王子嬰降史  
記高祖紀註  
道縣名也

為沛公。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遂相率應  
陳勝。陳勝敗死之後。受楚懷王命西攻秦。進至霸  
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奉皇帝璽符。降軹道旁。諸  
將或言。秦王可誅。公曰。初懷王遣我。乃以寬容也。  
且人已降。殺之不祥。因屬子嬰於吏。西入咸陽。諸  
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入收秦丞  
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寡。強弱之處。公意欲留居咸陽。樊噲諫之。公弗聽。  
張良曰。秦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

沛公約法三章

宜編素為資。黽勉以保民。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欲  
倣秦之奢。此所謂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之言。公於是還軍  
霸上。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者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吏民大喜。爭獻牛酒。  
饗勞軍士。公辭不受。父老益喜。此時項籍已定河  
北。率諸軍欲西入關。或說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  
形強大。聞項籍以章邯為雍王。今則來矣。恐公不  
得有此。宜急守函谷關。無內諸軍。公然之。徵關中

項籍入閼

兵拒諸軍。已而籍至閼。閼閉。聞公已定閼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閼。進至戲水。曹無傷使人言籍曰。沛公欲王閼中。以子嬰為相。美女珍寶盡有之。籍益怒。期旦日擊我軍。當是時籍兵四十萬。號百萬。軍鴻門。公兵十萬。號二十萬。軍霸上。范增說籍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成五采龍虎。此天子之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籍之季父也。素與張良善。即夜馳至霸上。見張良具

范增圖殺沛公

告。因欲與俱去。良曰。僕為韓王送沛公。公今有急。乃亡去。不義。良入具告公。公大驚。良曰。臣請為公說項伯。明公不敢叛。公曰。子為吾迎項伯。我兄事之。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我入閼。秋毫不敢有所取。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閼者。備他變也。我豈敢叛乎。願具語之。將軍項伯乃謂曰。旦日可自來謝。籍公諾之。於是項伯歸鴻門軍。以公言語。籍曰。沛公不先破閼中。將軍豈得敢入乎。夫人有大功而



沛公詣鴻門軍

擊之不義也。不如善遇之。籍許諾。詰旦公從百餘騎往見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籍曰。卿之左司馬曹無傷。使人告我。不然我何所怒。因留公與飲。范增在座。數目籍。舉所佩玉玦以視之者三。籍不應。范增起。召項莊入為壽。以劍舞。因圖公。於是項伯亦拔劍起舞。數以身翼蔽公。張良起至軍門告樊噲。噲曰。事迫矣。即帶劍擁盾入。披帷立。瞋目視

項莊劍舞

樊噲罵項籍

籍。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籍按劍問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籍曰。噲汝壯士。我賜汝卮酒。噲拜謝。受而飲之。籍又賜之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啗之。籍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入。毫毛無所取。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臣竊為將軍不取也。籍未有以應。

沛公逃歸霸上

呼曰。壯士請坐。噲乃從張良坐。須臾公如廁。因招噲出。獨騎走歸霸上。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步從之。張良謝籍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辭而出。謹使臣良謝罪。籍曰。沛公何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顧已至軍矣。范增聞而嘆曰。噲擊子不足與謀。奪項氏之天下者。必沛公也。公已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籍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籍曰。關中阻山帶河。

項籍燒秦宮室殺子嬰

項籍燒秦宮室

四塞之地。而地肥饒。民富贍。可都以霸矣。籍見秦宮室皆燒殘。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籍聞之。烹韓生。項籍已屠咸陽。使人致命楚懷王。懷王曰。如約。籍怒曰。懷王吾家所立。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始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身被堅執銳。暴露於野。已三年矣。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乃陽尊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

尊楚王為義帝

項籍自立于楚王

里必居上游。遂徙義帝於江南都郴。而籍自立稱號西楚霸王。領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籍素與范增疑公。然業已講解。又不可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遷人皆處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因立公為漢王。領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拒塞漢路。雍王章邯。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漢王聞之。怒。欲伐籍。周勃灌嬰樊噲等德憑之。蕭何諫曰。王雖王漢中。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沛公為漢王

蕭何諫漢王

三秦雍王塞王翟王

今以王衆爭。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且夫漢者天之中心。天心是曰天漢。其稱甚美。王曰善。乃遂就國。以蕭何為丞相。張良送至褒中。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遣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示無東顧意。齊田榮聞項籍徙齊王市於膠東。以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拒都。都亡走楚。榮乃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籍。竊亡之膠

漢王燒巴蜀棧道

棧道關道也險絕之處盤山峻施板梁以通路

東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  
 鉅野擁眾萬餘人而無所屬齊王榮與越將軍印  
 使往擊濟北殺濟北王安榮因併三齊之地遂使  
 彭越擊楚楚王籍使其將蕭角禦越越大敗楚軍  
 趙陳餘怒楚王宰割不平使人說齊曰今趙王北  
 居代臣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願資臣兵伐常山  
 王張耳復趙大王以趙為扞蔽則可以破楚齊王  
 許之遣兵從陳餘伐常山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  
 行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

項籍分天下封諸將悉為王陳餘獨為侯

蕭何追韓信

之無知名者項梁敗又屬項籍籍以為即中數以  
 策干籍籍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坐罪當  
 斬漢將夏侯嬰壯其貌釋不斬與語大說以薦於  
 王王拜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王至南鄭諸將士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  
 者信以為蕭何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亦亡去何  
 聞信亡不及以聞急自追之有人言王曰丞相亡  
 去王大怒居一二日何還謁王王且怒且喜乃罵  
 何曰汝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出追亡者耳王

曰汝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卿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必欲東。則能用信。信或留。不能用則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卿立為將。何曰。信雖為將。恐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設壇場擇良日。具禮拜之。乃可也。王許之。諸將士

拜韓信為大將

漢王定關中

聞之。皆喜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韓信已拜命。禮畢就坐。即獻伐楚策。漢王大喜。自以悔得信晚。於是用信之計。部署諸將所向。留蕭何收巴蜀稅給軍糧。王自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戰敗走廢丘。王即定雍地。東至咸陽。自圍廢丘。遣諸將略關中。秦降將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王令將軍薛歐。王吸先出武關。因王陵兵迎父太公及夫人呂氏。楚王聞之。發兵拒之。陽夏。王陵沛人也。有眾數千人。以應王命。楚人取陵母置軍

漢王父名煥尊  
稱太公

中欲以招陵陵母恐以已故陵背王自伏劍而死。先是韓王成留陽翟使張良從軍西入關楚王以韓王無功廢為穰侯已而殺之張良深怨楚王日以復仇為心因詐遺楚王書曰漢王欲得關中如約輒不肯東願大王勿為意又以齊梁反書遺楚王曰齊欲與趙并力以滅楚楚王以此不西憂漢會諸將議北伐齊趙密使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殺義帝於江中時陳餘悉其封邑三縣兵與齊師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戰敗走謁

張良欺楚王

項籍弑義帝

王於廢丘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為代王陳餘乃不就封留輔趙王張良已自韓間行入關中王以良為成信侯良素多病未嘗特為將常以畫策從王王已定關中鎮撫關外父老還都櫟陽河南王申陽來降以其地為河南郡使韓襄王孫信將兵略韓地又遣諸將擊隴西楚王引兵北至陽城齊王榮將兵會戰軍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楚王復立田假為齊王悉燒城郭宮室坑降卒所過多遭殘滅齊人於是怨

張良復入關歸漢王

齊與楚戰田榮敗死

楚相聚謀反。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迎降。將兵攻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日。陳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不用。去事楚王。籍適殷王卬。反。楚王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無幾。王攻降殷。楚王怒。欲誅定殷將吏。平懼。挺身間行。渡河至脩武。王時在脩武。因魏無知求見王。王召入。與語大說。是日拜平都尉。為參乘典護軍。已而王

陳平去楚歸漢

秦制十里一亭  
亭有一長十亭  
一鄉鄉有三老  
掌教化

漢王為義帝素  
服唱義

南進至洛陽。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今王出兵無名。事恐不成。是以明楚為賊。敵即可服。項籍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義帝素服舉哀。以告諸侯。而後伐楚。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於是王為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籍放弑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討楚之弑義帝者。於是諸侯皆應之。先

彭城之役

是齊田榮弟橫收散卒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楚王將兵擊齊。連戰未能下。雖聞王已東。欲破齊而後擊王。至是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以麾下三萬餘人屬王。王命越急立魏後。拜越為魏相。略定梁地。王進軍入彭城。收楚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楚王在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出胡陵。至蕭。晨擊我軍。東至彭城。我軍懈慢。遂大敗。入泗水。死者十餘萬人。餘兵南走。楚王追躡。擊之睢水上。我兵墮睢水死者。又

漢太公呂后為楚呀

十餘萬人。水為之不流。楚軍圍王三匝。會大風雨。王與十餘騎衝圍遁。欲過沛。收家室去。家室皆亡。不與王相見。審食其從太公及呂氏間行求王。又不相遇。反為楚兵所虜。楚王置之軍中為質。於是諸侯皆背王。初楚王伐齊。徵兵九江。九江王黥布稱病不應。楚王擊王彭城。布又稱病不助楚。楚王怒。數遣使誚責。布亦遂怨楚王。張良謀知之。遣隨何招布。王既遁至滎陽。諸敗軍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我軍復大振。楚軍勝彭城。多用



騎兵。王於是簡善騎者。亦作騎兵。以灌嬰為將。擊楚軍於滎陽東。大敗之。取敖倉粟充軍食。留諸將守滎陽。王還櫟陽。是時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已叛降楚。王乃攻廢丘。殺邯定雍地。置隴西郡。已而王復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計戶口轉漕以給。由此軍未嘗乏絕。先是魏王豹謁歸。遂據國叛。王使酈食其往說。豹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隸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王使韓信灌嬰曹參將兵伐魏。魏王發兵塞臨晉。信乃為疑兵。將

誅  
秦降將章邯伏

魏亡

井陘之役

渡臨晉。魏王悉國中兵拒之。信別擇精銳潛軍間行。渡晉水。徑襲安邑。安邑。魏國都也。魏王驚悸。不知所出。信急擊虜魏王。送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韓信已定魏。使人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許之。遣張耳與共東北伐趙代。韓信北破代。乃與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其相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李左車說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長驅。其鋒不可當也。夫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程數百里。糧食

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敵緇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守趙壁。勿以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乃不出十日。信耳首級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陳餘弗聽。韓信謀知之。大喜。乃引兵進。未至井陘口三十里而舍。夜半發輕騎二千。從間道登草山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等疾入趙壁。拔趙幟。可以立漢幟也。又別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與張耳鼓行出井陘口。趙軍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俄棄

韓信斬陳餘  
趙王

鼓旗佯走。趙人果空壁逐之。信耳還入水上軍。兵皆殊死戰。不可敗。草山輕騎共候趙壁空。皆如約。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幟。衆望見大驚。爭先潰走。信耳縱兵夾擊。大敗趙軍。斬陳餘禽趙王歇。因懸千金。生得李左車。信乃師事之。問北伐燕東伐齊之計。左車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在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陳餘聽足下計。如信者亦已為禽

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降燕

矣。陳餘以不用足下，信特得待足下耳。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復辭。於是左車乃獻說下燕之策。韓信大喜，發使說燕。燕從風而靡，因報捷於滎陽。且請以張耳、王趙、王許之。張耳已為趙王，發兵詣滎陽，以助王軍聲。隨何已至九江，說其王黥布遂從之。楚王怒，使龍且將兵攻九江數月，九江軍敗。布與隨何走滎陽。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輒奔來，將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此時楚王使項伯收九江兵，殺布妻。

楚將龍且敗九江走黥布

鄴食其勸立六國之後張良陳八不可

前進也

豎儒指食其

子遂侵奪滎陽甬道。我軍於是乏食，王乃召鄴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德義已行，南面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欲遣食其授六國之後，立以為王。適張良入謁，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良之字也。客有為我撓楚權者，具以食其所語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嗟乎！大事去矣。王曰：何故？良乃取王前箸，為畫八不可，以諫。王輟食，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銷六國。

印。已而王又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楚王骨鯁之臣。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蓋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楚王爲人猜忌。信諛。必內相誅。王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授平。平多散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曰。鍾離昧等爲楚之功臣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乃欲與漢合以滅項氏。分王其地。楚王果疏昧等。未幾楚軍圍王於滎陽。急。王請和。楚人弗聽。范增勸楚王急攻滎陽。

陳平縱反間於楚

范增病疽死

王患之。陳平又欺楚使。問范增。楚王果疑增。增不之覺。益勸楚王。欲急攻滎陽。楚王不敢聽。增聞楚王疑已。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遂辭去。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紀信言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於東門。二千餘人。紀信乘王車出東門。宣言曰。食盡力屈。漢王降矣。楚軍皆呼萬歲。往城東觀之。王得間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縱公。留守滎陽城。紀信佯稱王。詣楚軍。楚王怒。即燒殺。

紀信佯稱漢王誑楚人

信王已出滎陽至成臯。欲收兵復東。轅生諫之。王從其計。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楚王聞之。果引兵南。王堅壁不與戰。於是楚王取成臯。使終公守之。而東。王乃敗終公軍。復軍成臯。楚王聞之。引兵西。攻拔滎陽。殺周苛。樅公虜韓王信。遂來圍成臯。王北走入趙壁。楚王復拔成臯。王得韓信兵。軍復大振。乃復南出。欲與楚戰。鄭忠諫之。因使劉賈盧縮將卒二萬人。南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絕糧食。楚王令曹咎守成臯。自引兵而東。伐彭越。王欲捐成

楚王拔滎陽

蒯徹說韓信伐齊

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諫之。王因謀取敖倉。復滎陽。食其又說王欲說下齊。王許之。齊王聞韓信張耳之東。遣諸將拒之。歷下。及食其來說。乃罷其守備。此時信耳未渡河。聞酈食其已說下齊。乃欲班師。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命伐齊。豈有命止將軍耶。且酈生掉三寸舌。一朝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万衆。歲餘力戰。僅下趙五十餘城。其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何面目立諸將之上也。信然之。遂進渡河。急襲齊。齊人不知所出。與

齊王烹殺鄒食  
其

戰大敗。信進軍至臨淄。臨淄，齊國都也。齊王以為  
鄒生賣已，乃烹殺之。東走高密。楚將曹咎、司馬欣  
守成皋。我軍數挑戰，遂大敗之。二將自剄死。王復  
引兵渡河，軍廣武，就敖倉取食。圍楚將鍾離昧於  
滎陽。楚王來救，與我軍對持數月。楚軍食乏。楚王  
患之，置太公於俎上。使人告王曰：「卿不急下，吾即  
烹太公。」王曰：「吾與子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楚王怒，  
欲殺太公。項伯諫曰：「天下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

潁陽之役

項籍十罪史記  
漢書等所載文  
意冗長，溫史呀  
戰尤為簡約，然  
今畧之

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於軍，祇益禍耳。楚王乃止。  
又告王曰：「天下匈匈及數歲者，徒以吾與卿耳。願  
決雌雄，以救天下之民。」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  
鬪力。」楚王令壯士出挑戰。我兵樓煩者，以善射名，  
輒射殺之。楚王怒，自被甲持戟出挑戰。樓煩畏其  
勇，遂不能射，走還入壁，不敢復出。王使人問問之。  
乃楚王也。王大驚。楚王復請獨身與王戰。王出數  
其十罪。楚王益怒，伏弩射中王。王傷胸，因退成皋。  
治其創。韓信已定臨淄。楚王使龍且將兵二十萬

救齊。或謂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今新勝齊。其鋒不可當。不如築長圍。待其食乏兵疲。而後擊之。龍且曰。吾嘗知韓信爲人。輒易與耳。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曠日持久。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也。是冬。齊楚與韓信軍。夾濰水對持。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軍。佯敗走還。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悉兵追信。信令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反戰急擊。且爲水

濰水之役

不得退。遂大敗。我軍乃斬且。於是水東諸軍散走。信縱兵追北至陽城。虜齊王廣。我將灌嬰。曹參等。亦進軍殺田光。田吸。田既。盡定齊地。王創已愈。西歸櫟陽。梟故塞王司馬欣首於櫟陽市。留四日。復出軍廣武。韓信使人言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而南邊楚。其情匪測。臣請爲假王以鎮之。王大怒。罵使者曰。吾困於此日久。且暮望信來佐我。反欲自立爲王。以留齊。張良。陳平在坐。因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立

韓信為齊王

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必生。王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地。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王聞龍且死。大懼。使人往說韓信。叛漢助楚。韓信辭謝。楚王復使蒯徹說信。叛漢。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忍鄉利而倍義乎。遂辭謝。遣歸蒯徹。楚王自知少助。乏食。韓信又進兵來伐。大患之。王因使人說楚請太公。楚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遂歸太公及呂氏。引兵東歸。王亦欲西歸。張良陳

楚王與漢王和  
歸太公及呂后

漢王再擊楚

平說王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內附。今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之秋也。則釋不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追楚王至固陵。齊王韓信。魏相彭越。期不至。楚王反戰。我軍不利。王復堅壁守固陵。謂張良曰。齊魏不至。何也。良曰。信越已破楚軍。王未益二人之封爵。其不至固宜。君王誠欲能共天下。可立致二人也。抑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安。彭越本定梁地。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乃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舉睢陽

立彭越為魏王



以北王彭越從陳以東賜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望必得故里。乃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其各自臨戰。則楚易破也。王復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是時我將劉賈南渡淮圍壽春。誘其將周殷叛楚。舉九江兵迎黥布。行屠城父。悉會固陵軍。楚王退至垓下。兵少食盡。連戰皆不利。遂入城自守。我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楚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軍已得楚乎。何為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楚王

垓下之役

乘其駿馬而出。麾下輕騎從者八百餘人。即夜潰圍南走。及平明我軍覺之。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楚王已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路。有一田父。給曰。左。楚王乃左。陷大澤中。我兵追及之。楚王回戰。失數十騎。僅有二十八騎。乃東至東城。我騎追者數千。楚王自度不得脫。觀左右謂曰。自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為天下之霸。然今困於此。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

楚王快戰

勝之。令諸軍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二十八騎為四隊，四面拒戰。楚王又謂其騎曰：吾為公等必獲一將。乃令四隊騎馳下山，分為三處。楚王單騎大呼馳下，我軍披靡，莫有敢近者。楚王馳突，遂斬我一將。於是三處騎皆格鬪，我軍不知楚王所在。楚王復馳突，斬我一都尉，殺兵數十人。因聚三處騎於一處，二十八騎唯亡二騎耳。顧謂其騎曰：我戰狀何如？尚謂戰之罪乎？從騎皆俯伏曰：大王用兵制敵，如手舞足蹈，誰敢言戰之罪？遂俱潰圍。

楚王自刎死

魯降

東出烏江，亭長艤舟待。謂楚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吾不使漢軍渡。是江，楚王笑曰：天亡我，我何渡為？吾昔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令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以所乘駿馬賜亭長。此時楚王身已被十餘創，不能復戰，遂自刎而死。於是楚地悉定，獨魯未下。王欲率天下兵屠之，至其城下，聞絃誦之聲，知為其守禮義之國，乃持楚王首，以示魯父老。魯乃下，因以魯公禮葬楚。

改封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

王項籍於穀城下。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族屬皆不誅殺。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使盧縮劉賈伐臨江王共尉虜之。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封魏王越為梁王。王魏地。乃下令曰。兵不得休已八年矣。方民與苦太甚。今天下事定。宜赦天下殊死以下也。諸侯王皆賀之。上疏請尊王為皇帝。王許之。元年二月。即位於汜水之陽。都洛陽。兵皆罷歸。齊人婁敬求見帝。帝召見之。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

漢王即皇帝位元年

帝敬勸都長安

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之。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

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声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地也。陛下入關都之。山東雖亂。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以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為王數百年矣。秦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皋之險。西

車駕遷長安

張良杜門不出

漢尚以十月為歲首

有殺澠之塞。背河面渭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又問之。張良良以為敬說是。於是帝即日命車駕西都長安。張良素多病。從帝入關。即道引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為韓欲復讐。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極。於我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帝聞之。優詔勿去。故楚將鍾離昧與韓信善。楚王項籍死後。亡投信。帝命信捕之。信不應。二年十月。有人告楚王韓信反。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

帝遊雲夢執楚王韓信

帝默然。又問之陳平。平曰：人告信反，陛下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帝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帝曰：莫及。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如信勇，輒舉兵攻之，未知孰勝。臣為陛下危之。帝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願陛下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必郊迎執謁，乃謁，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南遊雲夢，信聞之，疑懼，不知所為，遂斬鍾離昧，持其首

改封韓信為淮陰侯

上謁。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歸。信曰：野獸盡而獵狗烹，吾亦方烹耳。帝還過洛陽，赦信，改封為淮陰侯。信素知帝畏憚已，乃稱病不朝，居常怏怏。羞與絳灌樊噲等為伍。是冬，封蕭何、張良、陳平以下大功臣二十餘人為列侯，以諸劉戚族立為諸郡王。尊父太公，煇曰太上皇，夫人呂氏曰皇后，世子盈曰皇太子。乃與大臣相將約曰：非劉氏者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先是韓王信上書曰：韓國被邊，匈奴數入寇，請都馬邑以治邊。帝許之。初，匈奴畏秦

韓王信降匈奴

強北徙千餘里。及秦亡。復稍南渡河。控弦之士號三十餘萬。威服諸胡。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遣使於匈奴求和。帝聞之。發兵救韓。以其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於是匈奴南侵。拔太原至晉陽。三年。帝自將伐韓。王信敗之。銅鞮。信亡走匈奴。白土人王黃等收韓敗兵。與匈奴兵萬餘騎屯廣武。我兵擊敗之。乘勝追之。帝居晉陽。聞匈奴冒頓軍代谷。自欲擊之。使婁敬往覘其軍。敬未還。帝悉兵三十二萬。北踰句注。敬還報曰。

帝自征匈奴

冒頓曰沒

冒頓圍帝於平城

彼多伏奇兵。請勿輕擊。帝弗聽。先進至平城。我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我兵中外不得相救。帝苦之。因用陳平計誘冒頓。冒頓乃解圍一角。會我大兵至。冒頓遂解去。帝留樊噲定代地。還過曲逆。觀其土地肥饒美之。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乃益封邑。已而匈奴復數寇北邊。帝用婁敬計。取庶人女。詐稱長公主。妻單于。以結和親約。初陽夏侯陳豨監兵赴北邊也。途過淮陰侯韓信。信挈其

長公主。帝之長女。呂后所生。

陳豨反

手與語。勸之反曰。君舉兵於邊。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輒許諾。六年九月。豨遂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帝自將赴擊。韓信稱病不從。至明年春。帝大敗豨軍。韓信未之知。欲發刑徒急襲長安。謀泄。呂后與蕭何謀。託事召韓信。力疾入朝。信又不知。謀泄。輒入朝。呂后令武士縛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言。遂呀斬。帝已破陳豨。遂斬韓王信。豨亡。走代。帝之伐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彭越稱病不赴。帝怒。越因與其將扈輒謀反。帝還至洛陽。誘召越。

韓信謀反

呂后誅韓信

帝斬韓王信。信故韓襄王孫。

彭越謀反伏誅

黥布反

越不覺。遂呀執伏誅。淮南王黥布聞韓信彭越死。恐禍及身。七年九月。遂舉兵反。帝適疾。欲使太子赴伐。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止之。帝遂自往。留侯張良請從。弗許。留傅太子以守關中。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遂伐荆。殺荆王劉賈。併其兵破楚。八年十月。帝東進。與布戰。斬西敗之。布與百餘騎走江南。帝遣兵追之。大敗洮水南。遂斬布。是冬。絳侯周勃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陽。帝破黥布時。中流矢。已

黥布伏誅

周勃斬陳豨

盧縮反

高祖皇帝崩，惠帝立

歸創甚。乃欲廢太子立少子趙王如意。張良等諫止。先是燕王盧縮以事怨望。伺帝病甚，遂反。帝遣樊噲將兵擊破之。縮走入匈奴。是歲四月，帝崩。謚曰高祖皇帝。太子盈立，是為惠帝。尊生母呂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以趙王如意之故，深怨其生母戚夫人。元年十二月，太后使人酖殺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呼曰人彘。帝見惡之，因發疾，久之不起。居七年而崩。呂太后臨朝稱制。因欲立諸呂氏為王。右丞相王陵奉高帝約弗聽。太后不說。陵稱病

惠帝崩

立諸呂為王

少帝非劉氏之胤

太后繼少帝

免歸。陳平代為右丞相，遂立諸呂為王。初，惠帝之崩，以皇后張氏無子，太后令張氏取他人子，殺其母，立為太子，以即帝位。然年尚幼，稱曰少帝。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言曰：「皇后安能殺吾母而子我哉？」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少帝於永巷。此時諸呂日益盛，用事頗擅恣。朱虛侯劉章，高帝之孫也，年甫弱冠，有氣力，忿劉氏權日薄，託燕會失禮，手斬諸呂一人。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侯。劉氏稍強，丞相陳平亦常患諸呂，而力



不能制居數年陳平結太尉周勃謀除諸呂已而  
 太后疾病以兄子趙王呂祿梁王呂產為上將軍  
 領南北兩軍因戒產祿曰呂氏之為王大臣不平  
 我即崩大臣恐為變謹毋為人所制遂崩諸呂乃  
 謀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獨知其謀令  
 人告兄齊王襄引兵而西呂產等聞之遣灌嬰拒  
 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閔中欲危劉氏而自  
 立今我破齊是資呂氏也乃屯滎陽遣使齊楚與  
 連和以待呂氏變諸呂已欲作亂內憚太尉勃朱

呂太后崩諸呂  
謀亂

劉章斬呂產  
額音須呂太后  
之姊弟  
諸呂亂平  
文帝立

虛侯章外畏齊楚兵猶豫未發陳平使人紹呂祿  
 解將印屬兵太尉太尉勃已入北軍令朱虛侯監  
 軍門呂產未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將作亂朱  
 虛侯率卒千餘人馳入宮門擊殺產馳還報太尉  
 太尉起拜曰天下定矣遂捕諸呂男女悉斬之誅  
 呂祿呂額額祿之姑也乃遣朱虛侯於齊楚告亂  
 平於是灌嬰罷兵歸群臣相議迎立高帝中子代  
 王恒是為文帝誅滅太后所立惠帝假子淮陽王  
 彊恒山王不疑及少帝以太尉周勃為右丞相陳

帝伐匈奴至太原

平謝病罷。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殺掠人民。帝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万五千擊之。帝自甘泉進幸太原，右賢王敗走出塞。帝留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朱虛弟東牟侯興居次之。帝乃欲舉趙地王朱虛以梁地王東牟，已而聞二侯本謀立其兄齊王襄，紕其功，乃割齊城陽濟北二郡王二侯興居，自以為失職奪功，意頗怏怏。至是，伺帝幸太原，長安兵少，遂反。帝聞之，俄引兵而歸，以柴武為大將。

濟北王興居反

帝却千里馬

軍將眾十萬擊濟北王興居於長安，遣別將繒賀軍滎陽以拒濟北兵。於是濟北兵不得西，興居戰敗自殺。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天子之出，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軍行日三十里，朕駕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乃下詔曰：『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來獻。益明習國政，河南守吳公薦洛陽人賈誼，時年二十餘，一歲之中，超遷為大中大夫。四年冬，帝欲以誼任公卿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志學，負才專恣，動亂政事。」帝因疏

貶大中大夫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誼貶為長沙王太傅。無幾遷梁王太傅。帝乃欲以河東守李布為御史大夫。詔召之。或說帝曰：布奮事故楚王籍，勇敢可畏，籍死後降高帝，亦數建功。然性醜酒，不可近也。及布至，帝不召見。布因進奏曰：臣無功於國家，而竊寵已久矣，乃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斥臣，臣恐天下有識之者，乃以闕陛下之淺深也。帝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之地，故

淮南謀反

特召卿以試其情况耳。遂厚賜遣歸。高帝第四子淮南厲王長，為人剛戾，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朝廷所遣之吏，遂請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為閹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沮自責之，因遣舅薄昭諷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仲濟北王興居之事，以為儆戒。厲王不說。六年十月，使大夫但士伍開章等與棘蒲侯柴武謀，以兵車四十乘反。閔越匈奴應之。事覺，廢徙袁盎。諫帝曰：上素驕慢，以故致此憂。今暴徙王於蜀，臣恐逢霧

露病死乃陛下有殺弟之名何以謝高帝地下乎。帝曰朕特苦之耳此時王已徙至雍果病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之布尚可縫一斗之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悔不用袁盎之言後封其四子為列侯先是絳侯周勃罷丞相卒以事擊獄至是吳王濞竊謀反梁太傅賈誼上流言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曰他日諸侯強大及側難制朝廷親蠻夷輕重倒置翫細娛不圖大患服用奢僭俗吏不知大休經制

賈誼上疏

不定遂失輔導太子審定取舍優禮大臣之道斥忠臣周勃陳平等信任佞人張蒼馮敬等以殺濟北淮南二王今復將禍及吳王願陛下熟計之帝深納其言十一年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懷王帝之庶子也其傅賈誼又上疏言漢之立法無定制矣是以高帝以降諸王多絕其後何以守邊崇帝室夫代邊匈奴與強敵為鄰適足以為大國之餌豈可謂工哉願併淮南淮陽為梁王立後則大國之有異心者不敢伺間事勢至此終無山東之憂

賈誼上疏

矣。此陛下與太子之利也。帝從之。徙故懷王揖之兄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併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死。年三十三。是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錯為人峭直。刺深。以其能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後元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先是邊寇連歲不絕。帝數行幸代及雍。施防禦之策。至是警烽通於甘泉。長安。更遣諸將兵十餘萬軍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外寇。帝自勞軍。至

鼂錯智囊

文帝崩  
景帝立

亞夫營。見其儆戒有法。嘆曰。此真將軍矣。若霸上棘門軍。皆兒戲耳。其將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不可得而犯矣。居月餘。諸軍北進。匈奴已去。於是諸將皆罷歸。乃拜亞夫為中尉。亞夫勃之子也。帝臨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太子啓立。是為景帝。帝已即位。以鼂錯為內史。其所言。帝頗聽。無不用。文帝時。吳王濞世子入見。侍皇太子。而飲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於是濞稱疾不朝。鼂錯數上言。吳可削也。文帝不忍。至是錯告帝

曰。吳王竊唱。聚天下亡人。以謀作亂。今削吳地。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丞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帝下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錯言者。錯又上言。前年趙王有罪。削其一郡。膠西王有姦。削其六縣。今而不削吳。何以垂訓於後昆。帝然之。命削會稽豫章二郡。吳王怒。悉殺朝廷所置之郡吏。遂舉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楚。皆應之。膠西。膠東二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二王共攻齊。圍臨菑。趙王率兵軍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於是吳

吳王反

王悉國中老少而出。下令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自爲士卒先。願爲寡人努力。俱奏大功。遂發廣陵。廣陵。吳國都也。步騎兵凡二十餘萬。南與閩越連兵。西渡淮。併楚趙兵進。發使遺諸侯書。狀鼂錯罪。欲共誅之。此時吳楚先鋒破梁。殺數萬人。乘勝銳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軍亦已下齊。併其兵。勢頗猖獗。帝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之。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不服。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始即

位。汝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汝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也。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我子。至是帝與錯日夜議軍事。錯欲令帝自出將兵。而身居守關中。袁盎素與錯不善。乃入見言。帝曰。吳楚七國不足憂也。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罷。帝從其計。腰斬錯於東市。太尉周亞夫已至滎陽。與吳楚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乃以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

袁盎諫帝

腰斬鼂錯

道。會軍下邑。堅壁不肯戰。吳楚糧絕。卒飢。數挑戰。我兵不應。適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事定。已而吳兵噪壁外。東南陬。亞夫急起。命備西北。諸將士無悟之者。未幾。吳楚精兵襲西北陬。壁堅不能破。此時吳楚士卒多餓死。壯者往往散去。亞夫令諸將出精兵。追擊大敗之。吳王棄其軍。夜遁。楚王自殺。吳楚七國軍遂潰。多降亞夫。吳王渡淮走丹徒。保東越。可兵萬餘人。收聚亡卒。圖再舉。亞夫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

周亞夫敗吳楚軍

東越殺吳王

給吳王出勞軍。陰使人縱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少子駒亡走閩越。自吳楚起兵。凡三月。至是破滅。諸將皆服。亞夫軍略。亞夫又欲遣將軍繆布。曹奇。移兵伐齊。齊王懼。飲藥自盡。膠東菑川濟南王。各引兵歸國。獨膠西王。肉袒叩頭。詣將軍韓彭。當營請罪。顏當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擅發虎符以起兵。由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王其自圖。膠西王不知所答。乃曰。吾聽命。遂自殺。已而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趙王猶據邯鄲。

齊王自盡

膠西以下諸王皆被誅

趙王自殺

城守。將軍酈寄攻之。數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已引去。會繆布已下齊。乃引兵北攻趙。與寄兵合。灌水趙城。城壞。趙王遂自殺。諸反皆平。帝念周亞夫之功。封為條侯。後數年。及丞相陶青免。以亞夫為丞相。中元三年。竇太后請立皇后王氏之兄信為侯。帝與丞相亞夫議。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王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而止。先是帝廢栗姬所生太子榮。亞夫固爭之。太后由此疏亞夫。每短毀亞夫。至是益



怨亞夫。帝亦稍疏亞夫。已而匈奴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老矣，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慚愧，謝病免。後元元年八月，帝居禁中，俄召亞夫賜食，置大馘而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令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有不足於君乎？亞夫免冠而謝。帝曰：起矣。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幾，亞夫子為父買尚方甲楯五百枚，可以供葬。

馘大醫帶骨者

周亞夫下獄歐血死

者。工人上變事連亞夫。乃召詣廷尉。廷尉詰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廷尉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亞夫不對。廷尉責之益急，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馬杉  
著

周清外史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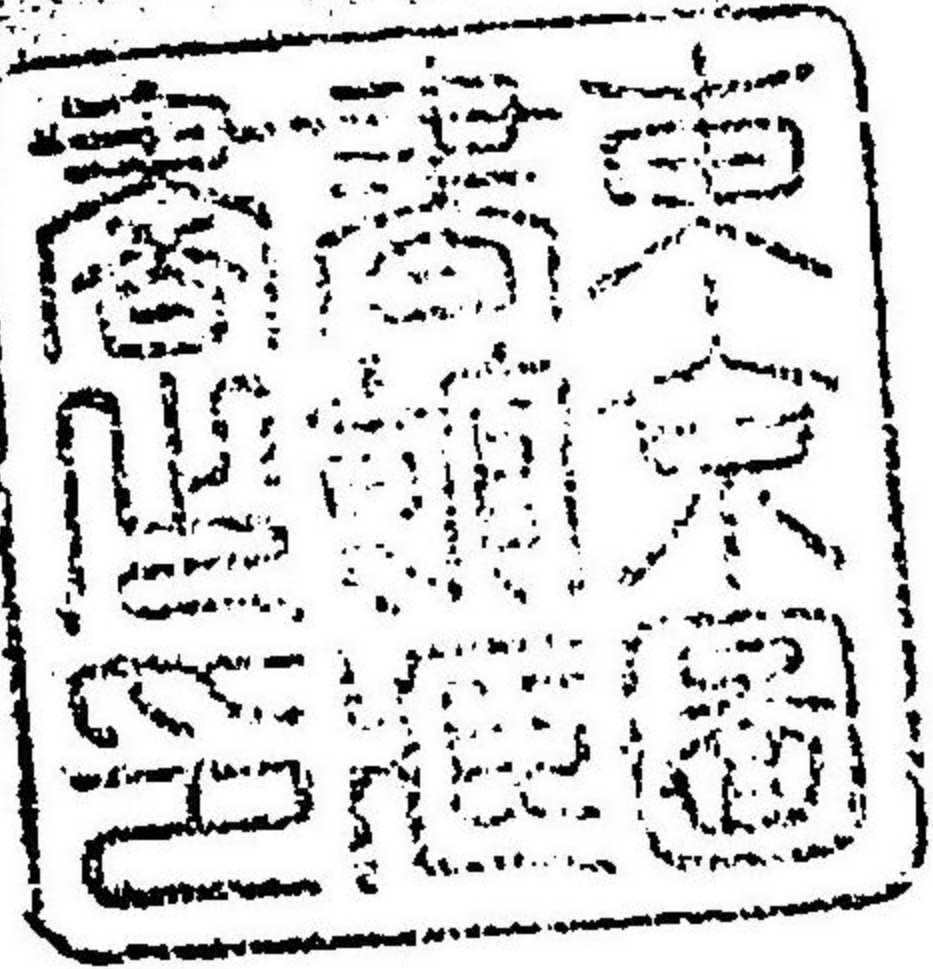
五

東泉圖書

三 冊	一 號	一 架	四 函	屬 類
--------	--------	--------	--------	--------

五

4  
2  
7



周清外史卷之五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泰園閱

劉氏正記

漢

武帝立

三年正月。景帝崩。太子徹立。曰武帝。帝承文景殷富之後。太倉積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勝食。而人給家足。或至驕溢。兼弁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帝新即位。勵精圖治。乃始建

建元元年。年有  
号始於此

元曰建元元年尚以秦正建亥之月為歲首而年有號始於此乃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雁門馬邑人聶壹者因太行王恢言匈奴正信和親約乃以利誘致之設覆而擊必可大勝也帝下公卿議王恢連言可擊之利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可恢固執前議帝遂從恢議元光二年六月以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安國為護軍將軍恢為將屯將軍潛車騎材官三十餘方匿馬邑旁谷中陰

王恢敗匈奴約

使聶壹為間壹佯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乃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與壹約壹詐斬死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掠於是單于將十萬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之意頗疑因攻擒雁門尉吏責問尉吏告以實單于大驚引兵而去諸軍追至塞不及皆罷兵歸帝怒下恢廷尉恢遂自殺自是後匈奴絕和親侵盜北邊不可勝數遣北平太守李廣利雁門將軍李息

王恢自殺

單于執郭吉

車駕北巡登單于臺

車騎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光等擊之用兵馬數十萬。連歲不罷。元封元年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服。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秉武節帥十二軍。躬親巡邊陲焉。是月。車駕發京師。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我北闕。單于猶有盜心。苟欲能戰。乃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出而臣於漢。何徒遠逃亡。匿於漠北寒苦之地也。單于大怒。執郭吉遷於北海上。悉斬其從者。然單于

車駕東巡至碣石

始復夏正

亦警。終不敢出。車駕乃還甘泉。尋如緱氏登中嶽。東巡海上。封泰山禪甫然山。又東北至碣石而還。周行凡方八千里。其費不貲。已而遣兵伐樓蘭車師昆明朝鮮等諸國。悉破之。七年十二月。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及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用夏正。制可。五月。詔卿遂遮等。改更歷紀。以正月為歲首。初高帝以十月。西入閔至霸上。因以是月為歲首。不敢革秦正。蓋從民望也。至是復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造太初歷。改元封七年曰太

祭受降城

初元年。定官名。協音律。制宗廟百官之儀。垂之後世。是歲。祭受降城於居延北。置匈奴降漢者。令將軍公孫敖守之。帝聞大宛有善馬。遣使求之。大宛王匿不肯獻。帝怒。遣李廣利赴擊。不克。三年。再遣廣利。大舉伐大宛。得善馬還。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立其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帝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單于。乃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怨。高后時。單于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朕豈可不復五世之仇哉。時且鞮侯單于新立。

丈人行猶曰尊  
老輩也

蘇武張勝等使  
匈奴

聞之大畏。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即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帝嘉單于之義。天漢元年正月。遣中郎將蘇武。副中郎將張勝。送匈奴使者。厚賂單于。答其善意。蘇武等既至匈奴。取幣遺單于。單于頗驕。蘇武怒曰。是非漢所望也。長水人虞常。素與張勝相知。降在匈奴。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律嘗為都尉。李延年所收用。使於匈奴。遂降單于。愛其才。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若能賜臣賞賜。乃為漢

周濟外史 卷之五  
伏弩射殺律。張勝許之。賂貨物與虞常。無幾單于出獵。獨閼氏及衛律等留焉。虞常糾合漢降兵七十餘人。欲襲殺律。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子弟發兵執虞常。張勝聞之懼。以狀語蘓武。武曰。事至於此。禍必及我。見辱乃死。重負國也。即欲自殺。勝止之。已而張勝坐虞常罪。單于大怒。欲悉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諫曰。乃殺之。復何益。宜皆降之。單于然之。令衛律諭降蘓武等。張勝即降。獨蘓武不屈。單于奇其才。愈益欲降之。置大窖中。不與飲食。

張勝降匈奴  
蘓武竟不降

會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置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羝乳乃得歸。二年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方餘級而還。匈奴追躡圍廣利。廣利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廣利引兵隨之。遂得脫。是役也。我兵死亡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廣利具狀以聞。詔召充國。帝親視其創。嗟嘆久之。拜為中郎。初廣利之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

李廣嘗大敗西  
垂於貳師時人  
呼曰貳師將軍



周濟外史 卷之五 韓彭關肅  
為有廣利之風。拜騎都尉。使楚人五千。就習射。以備外寇。是歲。廣利復伐匈奴。帝命陵司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率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能搏虎。百射命中。願自當一隊。以寡破衆。帝壯而許之。令都尉路博德將兵屬陵軍。博德羞為陵後。拒奏言。今方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至春與陵俱出。帝怒。已而疑陵不欲出。令博德別引兵向西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圖所過山川地形。以獻。帝甚悅。陵結營在浚稽山。單于聞之。以

李陵苦戰

騎三萬來圍。見陵兵少。急攻之。陵豫計之。千弩俱發。單于敗走。陵即縱兵追擊。殺數千騎。單于大驚。更徵八萬餘騎攻陵。陵以為非用奇計。則衆寡不敵。且戰且退。單于追之急。數日間。數十百戰。死傷頗多。然單于遂不能克。乃欲引去。會陵軍吏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援。射矢且盡。獨陵將軍及校尉韓延年。麾下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使精騎射之。即敗矣。單于大喜。急以精騎擊之。陵回戰數十合。一日之間。五十萬矢皆

盡士卒多死。乃嘆曰：吾復得數十矢，則足以破敵矣。今無兵可復戰，即與延年俱上馬出。壯士從者十餘人，冒陣戰，虜騎數千擊之。延年戰死。陵曰：吾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帝聞陵軍敗，以為陵應死於敵。已而聞陵降，大怒。群臣亦皆罪陵。獨司馬遷不聽。曰：陵身雖陷敗，然所殺獲亦多。其所以不死者，方欲有以報漢也。帝益怒。遷為誣罔，貳師貳師。陵祖父將軍廣利也。於是勅下遷腐刑。久之，帝悔。陵無救，遂陷敗。乃曰：朕亦陷都尉之姦詐，使陵無

李陵降匈奴

刑司馬遷  
腐刑，宮刑也

後拒。因遣使勞賜陵軍得脫歸者。都尉路博德也。丞相公孫賀之夫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私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帝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使巫埋偶人於馳道，陰祝詛上。征和二年正月，詔下賀於獄。案驗得實，無幾賀父子死獄中。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諸邑陽石。

巫蠱始起

二公主及皇后弟衛青之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  
 誅。二公主俱皇后所生。初皇后生戾太子。性仁恕  
 溫謹。帝嫌其材能不類已。及諸姬人生子。皇后太  
 子寵浸衰。常不自安。帝頗覺之。然每遠巡以後事  
 付太子。宮中之事付皇后。亦無所疑。當是時方士  
 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以左道惑眾。巫蠱之變遂  
 起。帝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由  
 是體不平。郎中江充言。巫蠱為祟。於是帝以充為  
 使者。治巫蠱獄。充使胡巫掘地求偶人。案驗其實

胡巫胡地之巫  
也用以將中國

且捕夜祭祠而祝詛者。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  
 而死刑者。前後數萬人。充已知上意。因胡巫言奏  
 曰。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疾終不瘳。帝避如甘泉。  
 使充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  
 貢。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入皇后太子宫。掘地得

巫覡之姦  
三輔左馮翊右  
扶風京兆

木人尤多。又帛書有咒詛之言。充以聞。太子懼。使  
 客佯為上使者。收充斬之。用少傅石德之計。具白  
 皇后。發中厩車騎。武庫兵。及長樂宮衛卒。京師擾  
 亂。皆言太子反。蘇文走至甘泉。奏太子無狀。帝大

皇后太子作亂  
討平之

戾太子自經

怒使丞相屈釐將兵討太子。戰鬪數日。太子軍敗。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而死。時人稱曰戾太子。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李廣利。商丘成。馬通等。將騎十餘萬。分道伐匈奴。初。廣利之出也。謂丞相屈釐曰。願君侯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王立為帝。君侯長無憂矣。屈釐許諾。昌邑王者。廣利女弟李夫人所生也。而廣利女為屈釐子妻。故欲共立為己。而郭穰奏丞相夫人祝詛上。貳師與焉。欲迎昌邑王為帝也。案驗得實。是時

李廣利軍敗降匈奴

武帝崩

昭帝立

廣利已出塞。因腰斬屈釐以徇。妻子皆伏誅。廣利妻子亦所執。廣利聞之。憂懼。五月。軍燕然山。與單于戰不利。遂降。李氏於是族滅。帝用法深嚴。多任酷吏。而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苑。作諸宮臺。及承露銅盤。財用耗乏。乃創輪臺屯田。及均輸平準之法。興利以佐國費。天下蕭然。至是深悔既往。後元二年正月。帝臨崩。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遺詔輔太子弗陵。弗陵立。是為昭帝。帝嘗射上林苑中。得雁。足有帛書。云。燕武在大澤中。於是遣使

匈奴請其歸。匈奴不能隱。始元六年。武還自匈奴。其留於外十九年。初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皆白。帝見憐之。拜為典屬國。帝之在位。僅十四年。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疇之子。武帝孫也。及帝崩。光迎立賀。賀淫戲無度。光即奏廢之。更立戾太子孫病已。曰宣帝。地節三年。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願省法制。寬刑罪。則太平可興。帝制可。置廷尉平。魏相丙吉。黃霸。趙充國。相繼為相將。朱邑。龔遂。于定國。等

昭帝崩  
宣帝立

置廷尉平

為守尉。政刑稱和平。然如趙廣漢。韓延壽。蓋充寬。楊惲。張敞。或懷寃而死。時人為帝惜之。帝嘗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止。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叛。帝問將軍趙充國曰。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圖羌虜何如。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其地圖上方略。因詣金城。上屯田法。奏便宜十二事。魏相等稱其計可必用。帝從之。於是邊塞無事。乃思股肱之美。圖畫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趙充國上屯田法

麒麟閣圖像

宣帝崩

元帝立

漢臣逐殺蕭望之漢素稱表成帝立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燕武凡十一人於麒麟閣以示其功德於後帝在位二十五年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漢世良史以是時為盛至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太子奭立曰元帝漢室本雜王霸道建制度然帝性柔仁不能從政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以巧慧深得帝微指乃事無大小皆白決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疾之數上書諫帝恭顯懼謗毀望之堪更生遂殺望之已而恭死顯獨專威權於是乎漢業衰焉及成帝立顯以罪免歸道死帝元舅王

朱雲為張禹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其子弟皆為列侯王氏始盛是時黃霧四塞吏民皆言災異者王氏專政之所致安昌侯張禹為帝師傅帝以詢禹禹躬年老而子孫恒弱恐為王氏所怨因對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前聖人罕言命何況淺見鄙儒之所知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前槐里令朱雲上書見帝乃請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

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乃解。表雲為直臣。初太后王氏有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曼之子莽。幼孤不及等比。養之宮中。莽為人恭儉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以其為孫。臨卒請太后及帝。拜莽為黃門郎。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請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

封王莽為新都侯

漢紫愈衰  
哀帝立

平帝立

士亦為莽言。帝由是賢莽。太后亦數以為言。帝遂封莽為新都侯。綏和元年。叔父根病免。莽代為大司馬。張禹。薛宣。翟方進等相繼為相。然帝荒酒色。政在王氏。漢紫愈衰。為哀帝立。深患王氏專恣。罷大司馬莽。以董賢代之。居六年。帝崩。賢自殺。太皇太后王氏復以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后臨朝。賜莽爵安漢公。位諸侯王上。當此時。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四十八萬人。平帝立。莽專政。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公居攝。今上富於

王莽弑平帝

孺子嬰

王莽篡位

居攝元年

劉崇討王莽不克而死

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書奏帝頗不悅。時年十四。乃詔曰。朕稍長。不宜置攝也。是歲臘日。莽上椒酒置毒。帝即崩。太皇太后與群臣議立嗣。時元帝統絕。而宣帝曾孫有王五人。列侯四十人。莽惡立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承後。乃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嬰。廣戚侯顯之子也。時年二歲。莽居攝踐祚。自稱假皇帝。臣民謂之攝皇帝。因改元曰居攝元年。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曰。必危劉氏之天下者莽也。非吾先衆

經義舉義

而倡義。乃宗室之耻也。進攻宛。不克而死。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人心。必代漢家。其兆已見。方今宗室衰弱。而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懾從。莫能亢扞國難。吾以故丞相之子。備員大郡守。父子受朝恩厚。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乃欲舉兵西誅居攝者。選宗室子孫當其器者。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難全名。猶可以不慙於



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兼人。乃應命。義於是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募郡中勇敢者。信之子東平王匡時。糾合東平兵。奉信稱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終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二年九月。劉信。翟義。進至山陽。衆凡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

關西諸縣盜起  
三輔註見於前

親爲將帥。發關中兵伐義。烏是時聞翟義起。自茂陵西至汧。三輔二十三縣盜賊並起。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乃可攻取長安。以誅莽。唱聚十餘萬。莽益懼。部署諸將士守京師。躬自抱孺子嬰。日禱郊廟。欲以免禍。諸軍已東。與翟義戰陳留及菑川。破之。斬劉璜。莽聞而大喜。下詔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於是將士太銳。遂圍義於圍城。大敗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諸軍乘勝追之。獲義尸。磔陣都。而卒不獲信。信。璜。俱東平煬。

王之子也。莽又發兵西擊三輔群盜，悉殄滅。初，始元年正月，置酒白虎殿，勞賜諸將帥，封爵各有差。群臣皆言：「反虜之起，莽權不重也。」乃謀即真之事。是歲十二月，莽遂即真天子之位，國號新，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朔。廢孺子嬰為定安公。已而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更呼匈奴單于曰降奴服子。遣將軍孫建等十二將分道出塞，甲士凡三十萬人屬之。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為十五部，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為單于，各

王莽即真天子之位

廢孺子嬰

單于怨王莽舉兵寇邊

統治其部。匈奴諸將吏怨之，未幾匈奴復起兵。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諸將吏將兵入雲中，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蓄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者以大衆未集，不敢擊之。將軍嚴尤謂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周秦漢征之，然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而秦無策焉。今國家始建，願制之上策，可以征利。乃草其策進，莽不聽，益轉輸兵穀於邊塞。天下騷

荆郡盜賊復起

然荆郡困於徵發。吏民流亡。盜賊復起。諸將士乘便擅弄兵。為姦於外。緣邊亦大苦。天鳳五年。琅琊人樊崇起兵於莒。群盜見崇勇猛。皆附之。未幾。唱聚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屬崇。共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東海人刁子都亦起兵。攻掠徐兗。莽聞之。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是時。關東饑旱連歲。良民往往失產。少年無賴。多去屬樊崇。刁子都等。於是一歲間。兵各至六七萬。先是。荆洲盜起。新市人王匡為

樊崇刁子都等起兵

綠林賊起

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屬之。藏綠林山中。眾凡五萬人。荆郡不能制。莽遣使者按治之。反為賊所虜。莽苦之。地皇二年。遣太師景尚。更始將軍王黨。將兵擊樊崇於青徐間。皆不能克。齊人田況。果敢。好謀。發民年十八以上。得四萬餘人。授以庫兵。以擊崇等。崇等畏不敢出。莽聞之。曰。况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然彼必禽滅賊。乃不問其罪。已而田况擊賊。所向皆破。莽下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以擊賊。况乃獻滅賊策。莽畏其材能。超諸將。遣

樊崇陷齊地

使召之。况西詣長安。拜為師尉大夫。况已去齊地。諸將代監其兵。三年二月。崇等聞田况之去。分兵出擊諸軍。大敗之。殺景尚。走王黨。齊地遂陷。莽又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將精銳十餘萬人。東擊崇等。崇聞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軍。是夏。綠林賊多病沒。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軍。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軍。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等。分兵伐之。是時。流民入

樊崇黨号赤眉

王常王匡黨分

為二號下江新

市軍

平林賊起

關者數十萬人。莽命吏廩食之。吏私其廩粟。由是饑死者什七八。哭泣聲震京師。七月。新市賊王匡等。攻陷隨。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眾數千人。號平林軍。以應新市軍。軍聲大振。於是諸將逗撓不敢前。赤眉別隊董憲。將眾數万人。軍梁都。太師王匡欲進擊之。將軍廉丹執其不可。匡弗聽。引兵獨進。丹隨之。與戰。成昌大敗。匡先走。丹留戰死之。其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奮鬪皆死。莽急遣將軍哀章。東馳救匡。又使陽浚。王尋。將兵十餘万。屯守

將軍廉丹戰死

劉縯之先出於景帝

敖倉及洛陽。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少子外。為潁川太守。外生鉅鹿都尉田。田生南頓令鈴。鈴娶湖陽樊重女。生縯。仲秀三子。三子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志。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結交當世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以比高祖兄仲。秀姊為新野人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晨心喜之。宛人李守好星歷。識記為莽。

劉縯起兵

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此吾意也。伯升。縯之字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語讖文之事。相約定計議。是歲秋。材官都試騎士之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歲。兵革並起。

此天復祖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外殺我乎。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因部署賓客及子弟七八千人。續自稱柱天都部。李通未發。事覺。亡走。於是續使族人劉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俱擊長聚。進屠唐子卿。殺湖陽尉。遂攻拔棘陽。李軼、鄧晨皆率賓客來會。此時將軍嚴允、陳茂破下江賊。賊帥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葦

劉續軍敗

谿。略鍾龍間。衆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雲杜。大敗之。殺數千人。盡獲其輜重。牧走欲北歸。別隊馬武復遮擊之。毀牧車。刺殺其驂乘。牧屢以身免。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續軍大敗。秀單騎西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走。復遇姊元姬。趣令上馬。元姬揮曰：汝且行矣。不能俱相救。恐兩沒也。果追兵至。元姬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族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散卒。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臨

泚水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續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患之。會下江兵至。宣秋。續素聞其帥王常之賢。將就議大事。秀及李通亦德憑之。續乃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挺身為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下江。具語成丹張卬等。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丹卬等。下江將帥皆屈強少識。

劉續與新市平林軍合

四年

劉續斬甄阜梁丘賜

然素敬重常。遂服其議。引兵與續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十二月。續潛軍夜襲取蘭鄉。盡獲其輜重。四年正月。續復與下江兵共擊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將軍嚴尤陳茂欲引兵據宛。續復戰於涇陽。下大敗之。進軍圍宛。先是赤眉賊衆雖數十萬。嘗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續兵起。皆自稱將軍。攻城畧地。移書相稱說。期共斬莽。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劉玄。在平林賊中。號更始將軍。時合續軍及綠林

新市平林諸賊立劉玄為主

衆已十餘萬。兵多而無所統一。諸部將帥議之。漢室之統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乃共定策。然後示其議於續。續曰。諸將軍奉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亦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自損權也。非所以破莽矣。且春陵去宛三百里。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先稱王。以下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莽。

劉玄即位  
更始元年

等若赤眉所立者賢。乃相率而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則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獨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遂從之。二月。立劉玄為皇帝。故元曰更始。以族父劉良為三老王。王匡為定國公。王鳳為成國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續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為九卿及將軍。玄為人昏懦。口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莽更詔將軍王匡哀章等討赤眉賊。令將軍嚴尤陳茂等討綠林。



賊乃曰。兩賊猶執迷不散。即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絕之。隆新公者。莽兄商之子。王邑也。三月。綠林成國公王鳳。大常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莽聞嚴尤陳茂等進戰無利。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者六十三人。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威。邑尋即至洛陽。大募精銳。兵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邑尋南出潁川。與嚴尤陳

王邑王尋大舉  
擊綠林賊

茂合。綠林諸將見邑尋兵盛。退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子。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我兵穀俱乏。少而敵勢强大。然并力禦之。功或可立。如今分散。勢難得再全。且宛城未拔。昆陽已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謀同心戮力。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何耶。諸將曰。劉將軍何敢獨勇。秀笑而起。會侯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陣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許諾。時昆陽城中唯有八九

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居守。自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夜出城南門。欲斫邑尋軍。時敵兵至城下者。殆十萬。秀等不得輒行。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豈不快耶。遂圍之。列營數重。鉦鼓之聲。聞數十里。積弩亂發。矢下如雨。王鳳等佯乞降。不許。棘陽守岑彭與前隊次將嚴

假号者指更始劉玄

更始拔宛都之

說共守宛城。更始劉玄自將諸軍攻之數月。城中食盡。人相食。至是遂舉城降。玄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大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封之。玄從之。是時劉秀間行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万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其兵。六月。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還至昆陽。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遣兵擊之。不利。諸將士皆曰。劉將軍平生見小

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乘勝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將士膽氣益壯。無不一當十。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敵中堅。尋邑輕易之。將萬餘人行陣。救諸營。皆按部。令毋得動。自進與秀戰。不利。大軍皆按部。不敢相救。尋邑陣亂。秀兵乘銳崩之。遂斬王尋。城兵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軍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雨。潢川暴溢。軍中所蓄之虎豹。驚騰與士卒赴水死者。以萬數。

劉秀敗莽大軍  
斬其將王尋

諸將始救重劉  
秀

馮異降劉秀

水為不流。大司空王邑。將軍嚴尤。陳茂等。皆輕騎。逃去。城兵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累月。不盡。諸將歎異。畫策不謬。始救重秀。王邑僅收敗卒數千人。退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更始年號。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未下。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秀兵所獲。異曰。吾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縣。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守苗萌。曰。賊虜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寬大長者。听到不

掠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蒯以父城及五縣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圖除之。先是續部將劉稷，勇冠諸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更始何為者？」至是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議將收稷誅之。續固爭，更始怒，遂併執續，即日殺之。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

更始殺劉續

王莽憂不能食

州郡復起兵以復漢室為名

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日夜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鱖魚，讀軍書，昏倦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是時成紀人隗崔、隗義、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茂陵人公孫述、前鍾武侯劉望等，皆各據其州郡起兵，以誅莽復漢室為名。昆陽敗後，將軍嚴尤、陳茂不得志，遂亡歸劉望。八月，更始遣定國公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

更始兵入關

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更始軍共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苦不知所出旦夕仰天哭泣九月更始軍入左馮翊所過迎降莽發城中囚徒使將軍史諶將之以禦囚徒皆散走發莽父祖冢燒其棺槨及宮廟火照城中王憲乘之入宣平門殺史諶張邯莽又使王邑王林王巡薨憚等各將兵拒戰北闕下會日暮城中少年燒作室門毀敬法闕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未幾火延及掖庭莽女黃皇室主

王憲攻入長安城

王莽伏誅

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及之群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公卿從官尚有千餘人王邑晝夜苦戰士卒死傷略盡聞莽在漸臺與子睦共入守之王憲兵圍漸臺臺上兵士共射矢盡短兵相接王邑父子及王巡薨憚戰死憲兵爭登臺苗訢唐尊王盛等拒戰皆死憲兵杜吳殺莽公賓就斬莽首持詣王憲憲舍東宮自稱漢大將軍李松鄧曄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見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旗鼓大驚收憲斬之併莽首

更始將王匡拔洛陽

獻捷於宛。是時定國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國將哀章皆斬之。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將兵擊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於是郡縣皆降。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為行司隸校尉。整修宮府。使秀乃置僚屬。從事司察。一如漢家舊章。洛陽父老見之歡喜不自勝。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於秀云。更始自宛遷洛陽。分遣使者徇郡縣。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眾於青徐間。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

劉秀徇河北

陽。更始皆封為列侯。而崇等未有受國邑。於是眾稍有離叛者。崇患之。亡歸山東。更始欲使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劉賜言。宗室子弟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因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文叔劉秀之字也。秀至河北。南陽人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汝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所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乃進說曰。當今時。山

鄧禹杖策追劉秀

東未安。赤眉之屬動以方數。更始即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徒爭威力。以爲自快而已。非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以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唯二科耳。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已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興高祖之業。救庶民之命。以公

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與俱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釋其哀戚之情。秀止之曰。卿勿妄言。恐復遭更始怒。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欲決列人河水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

趙林立王郎為主帥

卜者王郎。復詐稱真子輿。乃云。母者故成帝謳者。嘗見黃龍從上下。遂娠。趙后疾之。將害其子。母偽易他人子以得全。林信之。與趙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王郎。會民間訛言。赤眉將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為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諸郡。趙以東。遼以西。皆望風響應。更始二年正月。大司馬劉秀以王郎新盛。北徇薊。二月。更始遷自洛陽都長安。

幽冀二州名

薊州名  
更始遷長安

初三輔豪傑誅莽者。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李松等已殺王憲。又揚言。三輔男子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松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下詔大赦。不問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李松與趙萌共說更始曰。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於是更始先封宗室六人為王。然後立王匡。王鳳。朱鮪。王常。申屠建。陳牧。張卬。廖湛。胡殷。子通。李軼。成丹。宗佻。尹尊為王。唯朱鮪辭不受。因以鮪為左大司馬。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



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趙萌女為更始夫人。以故委政於萌。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斬之。自是無敢復言。其迎萌意者。雖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之。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憤怨。四海離叛。獨上谷太守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會王郎起。從吏孫倉。衛包等皆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遠何之。弇按劍曰。

更始政亂

麟踐破也

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為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顧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俱亡降王郎。弇聞劉秀在廬奴。乃北馳上謁。秀與之俱。巡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使功曹令史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懷而還。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請公勿南。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

邪揄。手相播也。懷怯也。

邯鄲使者謂王  
郎之使

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弁曰。是我北  
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應王郎。薊  
城擾亂。言邯鄲使者方至。於是秀趣駕而出。城門  
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  
傍。至燕薊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又南至饒陽。  
官屬皆乏食。秀佯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  
食。從者飢甚。即爭奪之。傳吏疑其偽。給言邯鄲將  
軍且至。官屬聞之失色。秀懼不免。乃馳駕而去。晨  
夜兼行。犯霜雪。衆面破裂。至下曲陽。土人言王郎

兵在後。從者皆畏。至噶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  
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  
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也。秀進至河。河水亦合。輒  
得渡。至南宮。遇大風雨。秀下車入道傍空舍。馮異  
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已而  
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老父在道傍。指示  
曰。卿等努力為信都郡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  
光和我太守邳彤不肯從。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

劉秀南走至信  
都

周清外史 卷之五  
和我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衆西還長安。彤曰。吏民謳歌。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非有根本之固。明公帥二郡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徒失河北。必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征戰之意。則雖信都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已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鄉里。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必矣。秀乃止。然以二郡兵弱。欲入城。

頭子路。才子都軍中。任光爲不可。秀因發傍縣精兵四千人。拜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彤爲後大將軍。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人宗廣領信都太守事。光忠脩各將兵從。別使彤將兵居前。光乃作檄文。告諭四方曰。大司馬劉將軍。城頭子路。才子都。兵凡百万。從東方來擊。城頭子路者。東平人。曾爰字子路。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万。據盧城頭。故號城頭子路。才子都亦有衆六七万。皆精銳。以應曾爰。諸反虜。

劉植耿純劉揚等皆起兵應劉秀

劉秀納郭氏為夫人

聞之多集鉅鹿界欲拒之秀乘間帥兵夜入堂陽界多張炬火於澤中堂陽即降進擊貫縣又降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為驍騎將軍真定人耿純亦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迎秀於貫亦拜為前將軍進降下曲陽此時秀兵稍合至數萬人遂北擊中山拔盧奴乃移檄郡縣共伐邯鄲所過響應真定王劉揚起兵應王郎其衆十餘方秀遣劉植說降楊因留真定納楊姪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軍至鄆與王郎將李暉戰破之

劉秀拔廣阿

耿弇吳漢蓋延王梁寇恂閔業等為劉秀唱義漁陽上谷應之

斬暉復破王郎將李育於柏人育走保柏人城攻之不下或說秀曰攻柏人不如定鉅鹿秀從其計引兵東北拔廣阿乃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十之一子前言天下不足慮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也初薊中之難耿弇與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議伐邯鄲時王郎遣將狗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州郡疑惑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猝起難可固信故大司馬劉伯

外母弟文叔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万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至漁陽。約其太守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請秀軍。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吳漢等出舍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假尊號者。實非劉氏之胤也。漢大

吳漢蓋延王梁等拔薊斬趙閔

寇恂景丹耿弇等定二十二縣

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以所聞具說之。會寇恂至。寵遂發步騎三千。以吳漢為長史。蓋延王梁為將。南攻薊。斬王郎大將趙閔。寇恂亦還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南合漁陽軍。所過攻殺王郎將佐校尉以下。斬首三万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進至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景丹等勒兵問曰。此誰氏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相傳。上谷漁陽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畏懼。秀自登西城樓。

勒兵問之。耿弇等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語發兵狀。秀乃以弇及景丹寇恂蓋延吳漢王濬。皆為偏將軍。使復領其兵。遂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况寵及景丹蓋延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先是更始聞河北亂。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進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別遣將攻信都。信都大豪馬寵開門內之。更始又遣兵攻復信都。是時王郎遣倪宏劉

緜音戀南縣屬鉅鹿郡

奉將步騎數方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緜。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快不可言。耿純言於秀曰。久圍鉅鹿。士眾勞倦。不如以大兵精銳徑攻邯鄲。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皆克。王郎使大夫杜威請降。威固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稱子輿者乎。威請為郎求万户侯。秀曰。顧郎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

劉濬拔邯鄲王郎斬王郎

大樹將軍

五月。王郎少傅李立開門迎之。我兵闖入城。遂陷。王郎乘夜逃亡。王霸追躡斬之。秀因部分吏卒。各隸諸將軍。士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異為人謙退不伐。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其听止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屍大樹下。自蔽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佯怒。將收祐。祐懼。乃不敢復言。是月。更始遣使賞秀功。封為蕭王。命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俱詣長安。

劉秀為蕭王

耿弇說蕭王

蕭王居邯鄲宮。晝偶卧。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說王曰。吏士死傷者頗多。請且歸上谷以益兵。王曰。王郎已敗。河北略下。復何益兵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自是始耳。今使者從長安來。欲罷兵。王請勿聽命也。願赤眉青犢銅馬之屬。輩輩數十百萬。听向無前。長安相將不能辨焉。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甚失言。我乃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且戲卿耳。卿何以言之。弇曰。百姓嘗苦新莽。乃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

譬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賤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反思恭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大王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大王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領焉。乃以河北未平。辭使者。遣京師歸。不敢就徵命。始貳於更始。此時山東諸賊各領部曲。衆合數百万人。所在寇掠。王欲擊之。拜吳漢耿弇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牧苗曾聞之。陰救諸郡。不令應調發。吳漢將二

更始貳於更始

十騎。馳至無終。收曾斬之。耿弇亦到上谷。收太守章順及漁陽太守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

賊 曹王敗山東諸

其兵。是秋。王自將兵破銅馬高湖重連等諸賊。分其衆配諸將。進擊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等諸賊。大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迎降。初尚書令謝躬攻邯鄲不能下。乃與王戮力滅王郎。然數與王違戾。常欲襲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躬素勤於吏職。王乃慰安之。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謂躬曰。君與



吳漢岑彭殺謝躬

劉公積不相善。而信其虛語。終受制矣。躬不省。已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王南擊青犢。使躬迎擊。尤來賊於隆廬山。躬兵大敗。王時躬困於外。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不之知。輕騎歸鄴。漢彭等收躬殺之。其衆悉降。赤眉渠帥樊崇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將一部。徐宣謝祿楊音將一部。先是赤眉雖數戰勝。衆皆疲弊。日夜愁泣。思東歸。崇等以為今東向。衆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祿等自陸渾關。兩道齊入。

樊崇逢安等率赤眉入關中

鄧禹西攻關中。吳担孟津。

關中。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等分守河東弘農。以拒之。時王將狗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二萬人。西令入關。以為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之者。而難其人。問諸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人莫可使也。因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須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以勿令北度也。又拜馮異為孟津將軍。以

魏郡河內兵軍孟津拒洛陽戍將朱鮪李軼等王  
親送禹至野王禹乃西使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  
供軍。

周清外史卷之五終

4
13
1

